

Seuil

K895/1

私人生活史V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法] 菲利浦·阿利埃斯 主编 宋薇薇 刘琳 译
[法] 乔治·杜比

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



北方文艺出版社

私人生活史(I - V)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主编 费利浦·阿利埃斯

乔治·杜比

黑版贸审字 08-2007-055 号

原书名: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Editions du Seuil, 1985 et 1999

Chinese Copyright © The North Literature & Art Press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人生活史 V: 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 / (法) 阿利埃斯, (法) 杜比著;
宋薇薇、刘琳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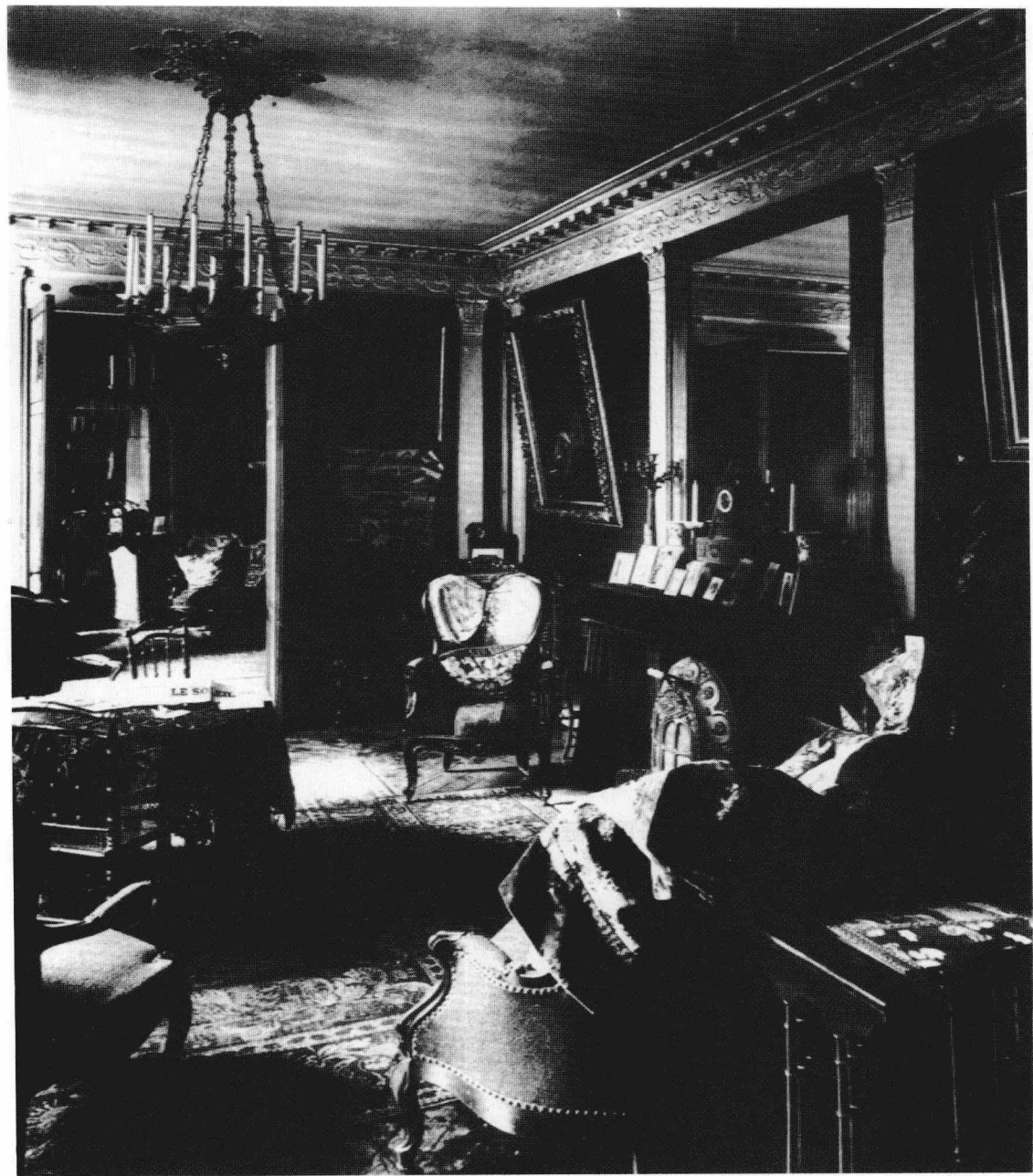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17-2329-5

I. 私… II. ①阿… ②杜… ③宋… ④刘… III. 社会生活—历史—世界
IV. 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7266 号

私人生活史 V: 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

作 者	(法) 费利浦·阿利埃斯 (法) 乔治·杜比
译 者	宋薇薇 刘 琳
责任编辑	刘 薇
封面设计	烟 雨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5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329-5



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私人会客厅,用于起居并接待密友和亲属。关系一般的泛泛之交无缘见到这里展示的大量照片和明信片。显然,在远处双层门的外面,是一个接待平常客人的透明度更高的会客厅。

1.法国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1

 导言/3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9

 空间的专门化/9

 付酬劳动的社会化/29

 家庭与个人/47

 私人生活的空间/47

 私人生活与家庭制度/62

 婚姻的变化/72

 个人即国王/78

 增强体质/84

 受到威胁的身体/87



从社区到都市的过渡/95
破坏与重建/101
公共生活中的私人规范/107
走向一个更宽松的社会/114
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影响/121
自由遵从/126

2.秘密的历史? /133

历史之密与身份之谜 /135
源泉/136
金钱在哪里/139
国家和法律/141
无法探取的秘密/149
记忆的作品/153
秘密之处:屈辱、羞耻、恐惧/156
身份之谜/161
家庭秘密 /171
避孕的合法化/171
堕胎的合法化/175
与不育症的斗争/178
法律中的不明确之处/180
成长:亲子关系/184
离经叛道/187
同居/193
挑战婚姻/198
伴侣选择/201
婚姻中的爱情/202
离婚无愧? /206
男性的没落/208
身体与性之谜 /213
土地的果实/218
受到威胁的身体:从病人到顾客/227
心理疾病/229
衰老/231
谁死了——为了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236

死后/244
寻求性和谐/247
同性恋/251
性与社会节制/254
中性/255

3.法国的文化多样性/261

天主教徒:想象与罪恶/263
基督教徒的假想/267
忏悔,悔罪,转化/271
新的罪恶感/277
共产主义:一种生活方式/291
好战/297
离开共产党/309
辞职?/317
法国的犹太文化/321
两次大战之间的犹太人/331
1940年以后的法国犹太人/341
移民的地位/351
二战前的意大利移民和波兰移民/355
二战以后的北非移民/367

4.各国家庭/383

瑞典模式的兴衰/385
反私密模式/386
隐私的各个方面/405
神话的兴盛与衰落/411
意大利家庭:隐私的矛盾统一体/417
20世纪20~80年代的家庭人口统计状况/425
家庭空间/436
夫妇与孩子,关系与关爱/444
私人家庭到底有多私人?/454
德国家庭:介于私人生活与政治之间/461
美国家庭:神话与现实/493

1

法国社会中的公 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内部装饰比较随意的中产阶级家庭,布置有许多的小饰品。

导言

私人生活并不是与世俱来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私人生活的界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活动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总在变化之中。只有与公共生活相对比，私人生活才有意义；私人生活的历史首先是对“私人生活”这一概念进行定义的历史。在20世纪的法国，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是如何演变的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意义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对于“美丽年代”的中产阶级而言，“私人生活的围墙”隔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这个保护栏的一边，私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生活相重合。一些诸如家庭财产、健康、道德和宗教的问题都属于这种“私人领域”。如果父母非要通过公证人暗中调查孩子的婚姻对象的情况，这肯定是因为他们也在同样小心地掩盖自身的情况，比如孩子的叔叔行为无赖，或者姐姐患有肺结核，或者哥哥为人放荡，抑或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情况。当饶勒斯因为他的女儿在家里接待教友而受到一个社会党议员的指责时，他反击道：“我亲爱的朋友，很显然您按照您本人的意愿改造了您的夫人，但是我不这样做。”他的这些话明确地表明了他如何着意区分自己在公共领域和在私人生活中的不同角色。

从另一个方面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区别也通过一系列生活细节方面的规矩得到加强和深化。比如，斯塔芙男爵夫人提到过下面几条规矩：“一个人越少打探别人的私事，就越值得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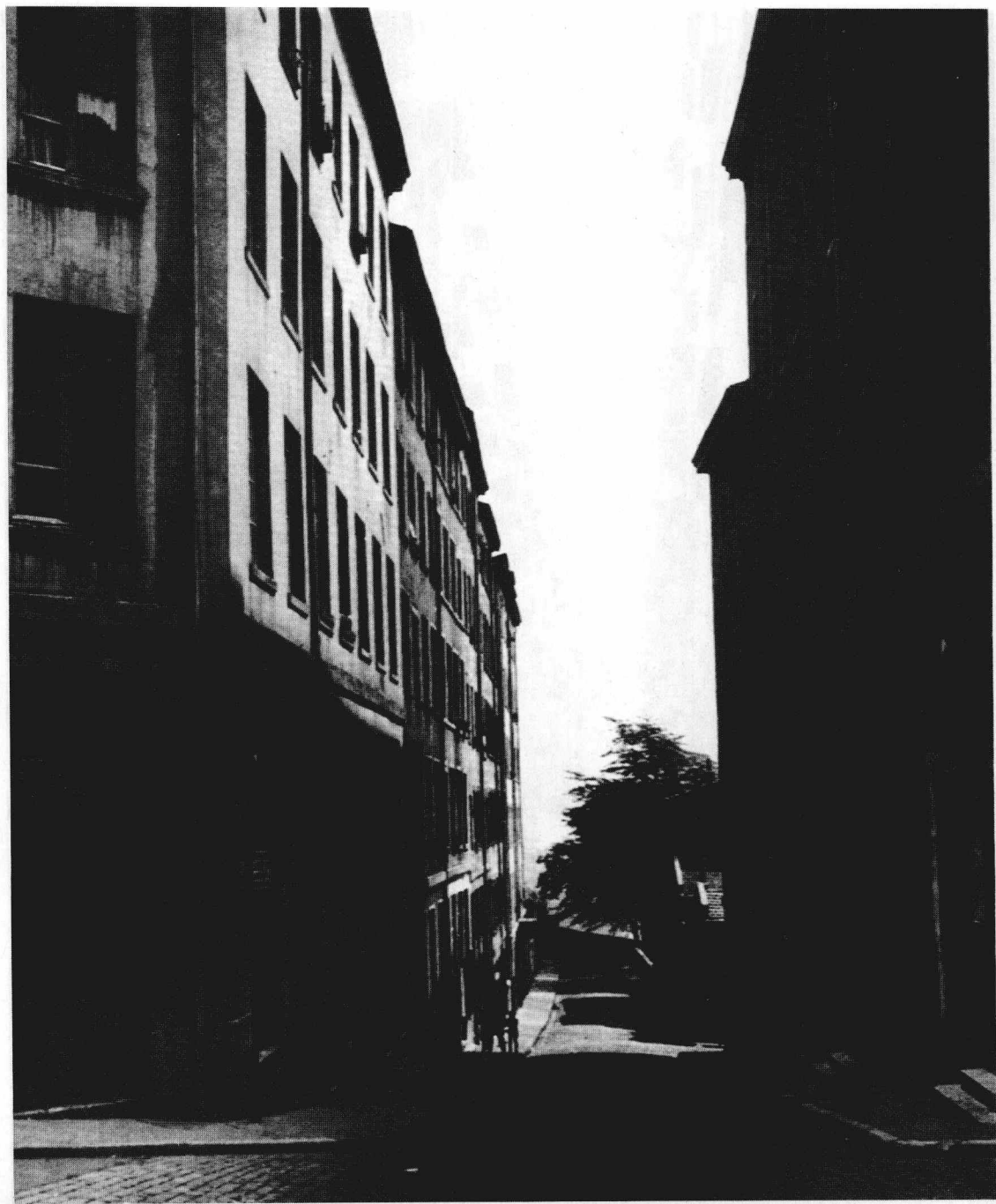
尊敬……在火车车厢里或其他公共场合，有教养的人从不跟陌生人交谈……从不在别人面前谈论私人的事情，包括同行的亲友。”在上流社会的住宅中，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和家中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区别。公共房间用来展示和陈列所有“体面”的东西；所有不应在别人窥探的眼光中出现的東西都被“驱逐”了。家庭本身绝不在会客室中出现。斯塔芙男爵夫人告诉我们，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不许进入会客室，而且家人的照片也不应在会客室里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房间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在上流社会，每一位女士都有她自己的“会客日”（而在1907年的讷韦尔，每位女士至少有178天的“会客日”），不过，在拜访一位尊贵的女士之前，你必须先托人介绍。这样，住宅中的公共房间就成为公共领域和严格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不过，19世纪末中产阶级所保持的这种清晰的“公”、“私”界限在其他社会阶层并没有这么明显。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掩藏仅仅因其被掩藏而成为“私人的”那部分生活。举个例子吧，让我们跟让·保罗·萨特一起走过那不勒斯的街道，“每栋楼房的底层都有无数个小房间，房门正对着街道；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在这些房间里，人们不仅睡觉、吃饭，而且还工作。但是……人们都喜欢到街上来。他们到外面来是为了省钱，因为在外边他们不用点灯；或者是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寻求归属感，是出于一种与别人交往的渴望。他们把桌子和椅子拉到街上来，或者把桌椅放在门槛上，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屋里，他们就在这种中间环境中进行生活中的主要活动。既然无所谓外面还是里面，既然街道只是他们生活空间的一个延伸，于是他们就让街道中弥漫着自己私人的气味，塞满了自己私人的物品，也充满了自己私人的历史……外面和里面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昨天我看见一对夫妇在门外吃饭；而门内，他们的婴儿在父母床边的摇篮里睡觉，在另外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儿在点着煤油灯做功课……如果一个妇女病了，整天躺在床上，这会是公开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看望她。”

很显然，“私人生活”对于那不勒斯的穷人们的意义，跟对于“美丽时代”法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种比较很

右页图：意大利那不勒斯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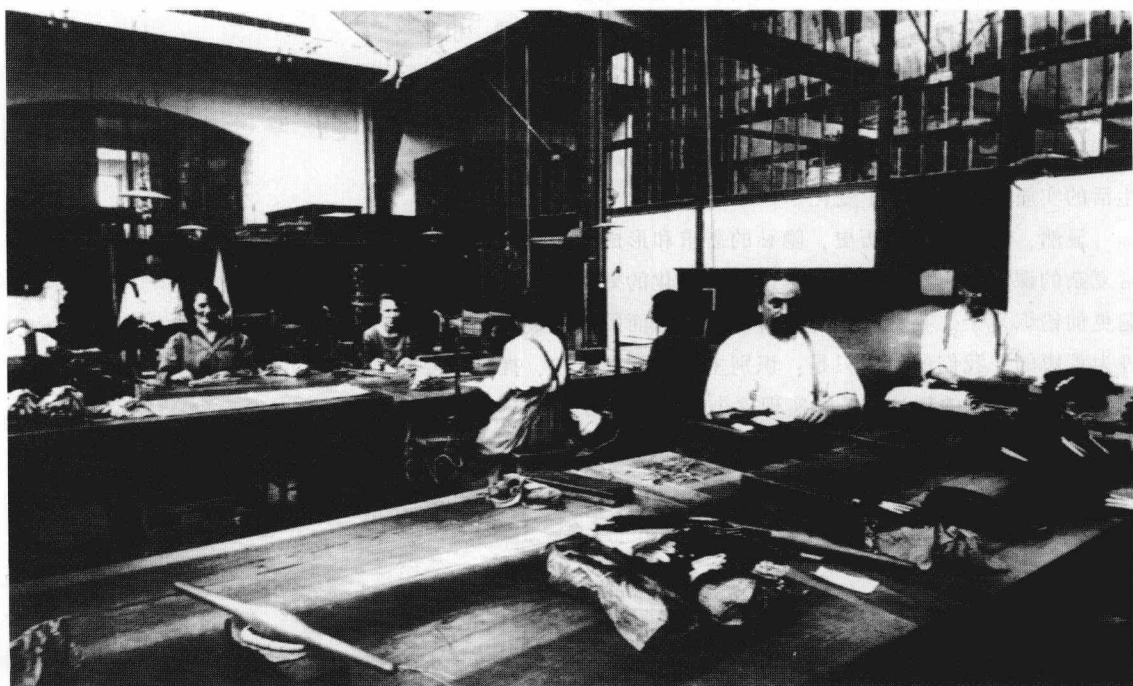


可能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所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家庭生活和外界生活的互相渗透很可能是地中海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种渗透在法国南部的城镇里也广泛存在着。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另外一个事实，即：在鲁贝或者里昂的克鲁瓦-鲁塞区，或者在法国北部矿区的城镇上，工人们同样无法避免邻里们窥探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贝里或洛林的乡村居民没什么不同。事实上，私人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私人生活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特权，只有那些通常依靠私人收入生活得比较奢侈的人们才能拥有这种特权。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们则都会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交织。从这方面来考虑，20世纪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最初仅存于中产阶级当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划分，慢慢扩展到了大众的各个阶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私人生活的历史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历史。

我们不当把这种民主化看作一个自动的或者简单的过程。20世纪末工人和农民们所得到的私人生活与1900年中产阶级所享受的私人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这种缓慢发展而成的私人生活领域之外形成的、我简称为“公共领域”的那个领域，也与一个世纪前有着不同的标准。越来越深刻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分，不仅改变了私人生活，而且改变了公共生活。两者都有了新的表现方式，遵循着新的规范。同时，随着新的界限的转移和巩固，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显然，私人生活的历史，隐私的需求和形成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再加上还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差别，就使得这一课题更加错综复杂。妄称本书充分展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极为荒唐的。我们的愿望只是：识别主要的发展方向，提出重要的问题，确定关键的划分。若能实现这个愿望，吾心足矣。

左页图：法国里昂克鲁瓦-鲁塞街景。如今这里是安静的居民区，但过去，这里曾经充满了织布机的轰鸣声，两边的楼房当初都是为织工们设计的，屋顶很高，窗户又大又多，在这里，工作和家庭生活交织在一起。



变化中的工作者和工作场所

20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与工作有关的变化。概括地说，即生产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这种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空间上的独立化和专门化：工作场所不再混同于居住空间。与空间的独立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规范方面的分化：家庭规范不再像以前家庭作坊时代那样与工作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工作规范也不再由私人订立，而是变成了集体合约。

左页图：在如图所示的格勒诺布尔的手套厂之类的工厂里，工作场所已经专门化，并与私人生活明确分离。不过，作为城市架构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家庭和工作仍然密切联系在一起。请注意上图中碎料堆旁的住房（摄于约1920年）

空间的专门化

在20世纪初期，一个人是在家里工作还是在别处工作，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最理想的就是待在家里，不用工作。如果不得不工作的话，也最好能在家做——比如做做缝纫。只有社会底层的女孩子才会迫不得已到外面去工作。1900年，法国工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或者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在家里工作。而今天则与当时形成鲜明对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工作。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

在家里工作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自己，另一种是为别人。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当然还存在着一些折中的情况，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这两种基于家庭的工作形式都在日渐衰落。

家庭作业的日渐衰落

在家工作的工人（也称家庭雇工）数量很难确定。在20世纪之初，有数百万人在家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人口普查数字中，记录了

一种“游离”工人，这类人在1906年大概有150.2万人左右。在这些人中，有些人无疑是日工，即按日计酬的临时工，他们实际上外出为不同的雇主工作；但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在自己家里工作，而且主要都根据商人的订单从事纺织品、衣服、鞋子、手套等的生产加工，也有一部分做眼镜、首饰之类的产品。有时候商人会给工人运来原料或半成品；有时候也由工人自己在去交活儿的时候提取下一批原料。付酬方式是计件支付。

不同的家庭作业之间，条件也大不相同。大部分家庭雇工所得的报酬都极为微薄，比那些工厂工人要低得多。为了维持可怜的生计，他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活，梅梅·桑泰尔和她的家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桑泰尔一家都做纺织这一行，这个行业的生产体制是这样的：家庭雇工从包工商那里拿来原材料进行加工。这种体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大工厂所代替。家庭成员们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做纺织工人；到了春天他们就在下塞纳河省的农场里做季节工；在秋天他们回到家里，用挣来的钱还掉去年冬天欠下的债务。就连做仆人都比在家当织布匠挣得多。不错，桑泰尔一家有自己的织机，并且纺织技术出众，但这都无济于事。虽然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已经差得无以复加，但仍然没法靠织布挣来的钱来养活自己。早上4点钟，全家人就得起床，父亲和孩子们到地下室去织布，母亲则去准备机架，就这样一刻不停地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每天他们都要在阴暗潮湿、不点蜡烛就没法干活的地下室里工作15个小时左右。只有一日三餐时他们才能歇一歇：在早晨他们会就着面包吃一碗菊苣；中午和晚上会喝点汤。到星期天，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们会去做弥撒，回来后还接着干活。就连凯瑟琳·桑泰尔举行婚礼的那天——一个晚宴有羊排吃的喜庆日子——这家人还在干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贫困。

与纺织工人的困苦生活相比，其他家庭雇工的境遇要稍微好一些。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米洛的手套工人可以算得上是工人中的贵族了。因为在那时，米洛出产的手套是一种奢侈品，格勒诺布尔的手套工厂里大批量生产的手套跟这种手工制作的手套根本无法相比。然而，一般来说，家庭雇工们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这也是他们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